

熟悉刘华杰的人都知道，他并非植物学出身，却对植物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近一段时间，他频繁到遥远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野外观察、拍摄植物，延续了《天涯芳草》《檀岛花事》《崇礼野花》《青山草木》植物博物学写作，新添一书《勐海植物记》。

《中国科学报》：是什么样的机缘促成你去遥远的云南写《勐海植物记》？

刘华杰：植物的地域性很强，我是东北人，确实不熟悉南方的植物。2018 年 7 月，诗人李元胜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去云南勐海看植物、写书，勐海县提供资助。我非常兴奋，却不敢立即答应，想了一个晚上，才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勐海植物记》源于著名小说家马原与勐海县委宣传部的一个计划。马原是辽宁人，从同济大学退休后在勐海县南糯山安家落户。马原曾经得了不治之症，可是到了勐海安家落户后，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他感谢勐海这片土地，要为勐海做事情，于是有了“勐海五书”的想法。“五书”包括神话故事、昆虫、植物、鸟类和茶叶，想梳理、挖掘勐海县的生物、文化多样性，为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建设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勐海县委接受了马原的建议。

《中国科学报》：勐海有何特色，一年来你对勐海有多少了解？植物是焦点，但你关注的范围显然不限于植物。

刘华杰：勐海县，地处中国、老挝、泰国、缅甸四国的交界处，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一个县，在云南最南部。勐海非常美丽，诞生了孔雀公主、《马儿你慢些走》这样的传说和歌曲。很多人不熟悉勐海，却可能喝过普洱茶，实际上普洱茶的最大产区不在普洱而在勐海。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夏天，我一共去了 6 次勐海，把勐海县各个乡镇都走遍了，总共 65 天的野外拍摄，拍摄植物照片有 4.8 万张。通过后期的鉴定和描述，这本书涉及植物 120 个“科”、400 多个“种”（或变种、亚种）。

半坡、南糯山、帕沙、贺开、老班章、勐宋，勐海县这些地名此前我一个都不知道，现在随便提起哪个，脑海里会立刻浮现当地的自然与人文，哪里可以住宿，有什么样的饭馆，甚至哪棵树长在哪儿，都非常清晰。当然了，一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如果有十年就好啦！有十年时间，我就可以为当地写一套齐全的文化读本，植物只是其中之一。

博物学盯着某物，却从来不限于当下的某物，它要在自然之网和文化之网中盯着物、阐释物。

《中国科学报》：去陌生的勐海做博物考察，你做了哪些准备，带了哪些装备？

刘华杰：首先要找到合适的工具书，《云南植物志》是最重要的一套书，以前收藏了几本，现在又购买了一些，买不到的就只能从图书馆复印了。另外通过勐海县委宣传部要到了《勐海县志》，这对于了解勐海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很有用。我还找了勐海知青回忆录一类读物，20 世纪 60 年代北京和上海有大批知青来到勐海，我必须先了解那段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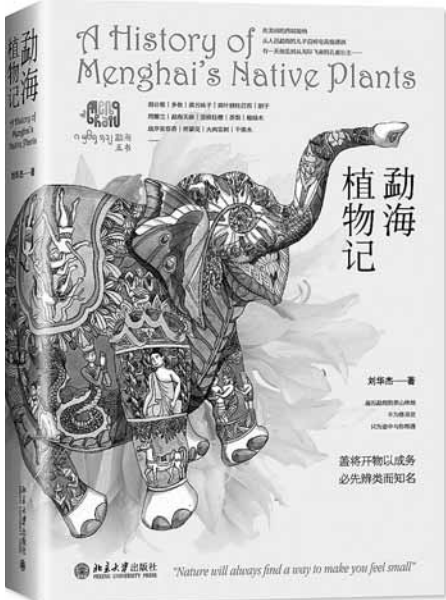
在装备方面，最重要的当然是相机，通常我带两台，以防出问题。充电器不用说，一般不坏，可是我第一次到勐海刚上山一天，原装尼康充电器就坏了！幸亏有淘宝，马上就邮了一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夏天，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先后去了 6 次云南勐海县，走遍了县里各乡镇。通过 65 天野外考察，拍摄植物照片 4.8 万张，经后期鉴定、描述，终成图书《勐海植物记》。

这本由勐海县“定制”、面向公众的读物，涉及植物 120 个“科”、400 多个“种”，从此，来勐海县旅行的外地人，有了对这里常见植物的最基本的参考书。

勐海植物好且美

■本报记者 李芸



《勐海植物记》，刘华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 月出版

只。我还带了小的标本夹，我不专门采标本，也不收藏标本，但有些植物在野外认不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采集标本，带回北京仔细研究。

雨季勐海道路非常泥泞，要穿长筒水靴。热带雨林里有小蚂蟥，容易掉到脖子里，所以要戴帽子。

在野外活动一定要带军刀，同时我还带着卡片军刀，后者只有名片大小，在野外可进行植物解剖。

我还带了一条链锯，是在夏威夷时买的。链锯像自行车链条一样，很小，可以揣兜里，但能锯倒大树，需要的时候可以搭桥过河、爬悬崖等。在夏威夷时，我曾被困在悬崖下，用它伐倒一棵树搭着爬上来的。每次去勐海我都带着这条链锯，但从来没用上。

《中国科学报》：吃、住、行是怎样解决的？

刘华杰：在勐海县境内主要交通工具是汽车，我在西双版纳嘎西机场自己租车，很方便。

在夏威夷考察时我总是随身背一个小帐篷，因为住宿太贵。勐海县用不着搭帐篷，小旅馆很多很便宜，也可以住在老乡家、林业站，我还住过废弃的雷达站。住宿地点我一般选在早市附近，这样早晨起来可以逛菜市场，快速了解当地人对本土植物的利用状况。

勐海的野菜极其多样，有人做过调查，西双版纳人一年中吃的菜有 20%~50%是野菜，

这和北京等城市人不一样。当地的野菜未必都是美味，但一定要尝尝。勐海的菠菜、水香菜、水蕨菜、火镰菜等我都吃过，在早市上买一些，找附近的小饭馆付点钱让厨师做给我吃。野菜的地方名和植物志上的通用名往往不一致，在勐海尤其明显，我要做一个基本工作就是建立联系，有的种类容易鉴定，有的则较难。我把收集的材料写在《勐海植物记》中，这样他人借助于对应关系，就可以方便地查找更多植物信息了。

《中国科学报》：说到吃，我看你除了尝试勐海人民已经在吃的野菜、果子，每次在野外发现新植物、果子，也会品尝，这是博物考察的一方面吗？

刘华杰：网上有段子讽刺吃货的“能好怎”，说他们只说一种新植物，通常会立即提出一串问题：“能吃吗？好吃吗？怎样吃？”我以前觉得讽刺得对，后来发现不能这样看问题。人民群众不是植物学家、法律专家，他们有探究什么东西可否吃的权利。这是人类生存的本能。我们如今有这么多的食物品种，显然是吃货们一点点探究出来的。当然，也要讲究规矩，不能乱来，既不能破坏生态也不能伤害身体。

我在勐海吃到过很多野果，有的味道很好，有的味道一般，也有个别有毒的，但我有分寸，不会出问题。山茶科叶萼核果茶的果实很漂亮，却不能吃，味道很糟糕，我琢磨过它

的嫩叶，试着用其嫩叶煮茶，茶汤淡黄色的，味道也不错，说不定将来可开发成某种茶叶。还有一种无患子科野果，叫干果木，看着像荔枝或桂圆，个头小一点，但非常甜，要驯化好了荔枝又能多一个“兄弟”。至于蔷薇科悬钩子属的野果，随便吃，因为这个属的果子都绝对安全，只是口感有所差别。

博物学讲究全方位收集植物的信息，“品尝”是一个重要方面。博物学大家梭罗就是吃野果的专家。当然，安全第一，没有一定的基础知识不要乱来。

《中国科学报》：勐海植物本土种与外来种的情况如何？你为什么在书中说“本土种好且美”的观念还没有被接受？

刘华杰：我们往往误以为外来种好，外来种可以让当地快速致富，而本土种不挣钱甚至本身价值不大。中国各地区有意、无意引进了大量外来种，导致外来种入侵非常厉害，尤其在热带地区。“本土种好且美”这种观念，是博物学、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可是它在勐海乃至全国都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勐海很多行道树是来自非洲的紫葳科火焰树，看起来很美，实际上问题很多。勐海本地有大量优良树种，比如白花洋紫荆，非常漂亮，为什么不可以做行道树呢？本土种在当地定居了数百年，适应当地环境，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安全而稳定。至于美不美，爱家乡它们就美，爱家乡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美德。

在《勐海植物记》中，我特意多收入一些平时人们不大注意的勐海本土植物。我也向勐海县提出一些具体建议：要优先辨识和使用本土物种，慎重引进外来物种；规划勐海本土植物园，西双版纳另外两县市已有若干个植物园了，都在低海拔的地方，勐海海拔比较高，应当有自己的植物园；开发本土野菜品种，驯化若干野果；编写多种地方性知识教材，为人们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打下坚实基础。

《中国科学报》：博物学对今天的乡村文化建设有什么作用？

刘华杰：落实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做扎实的工作。什么叫美、美在哪儿？很多人认为千篇一律才是美，认知、理解、欣赏生物多样性确实不容易，需要训练、培养。第一步就是认识家乡的草木鸟兽昆虫，知道它们的实用功能和生态功能，知道古人和当代人是如何可持续利用它们的。如果本土的中小学只学习全世界都一样的普适知识，孩子走进学校上课就等于与自己的家乡隔绝起来，怎么期望他们了解家乡、热爱家乡以及将来回报家乡？

基础教育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培养当地人成为当地社区的合格“自然公民”，爱自然、能劳动、会生活。有了合格的“自然公民”，人与周围的自然物就可以构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将来也容易把自己培养为成熟的“政治公民”。博物学，就是要从小抓起，从底层抓起，为培育自然公民提供方式、方法。

回到勐海的发展来说，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样性是根本。但经济发展与自然保育之间存在着矛盾，所以在具体工作中，还需要一些切实可行的抓手，平衡各种诉求。比如怎样把远方的游客吸引来，让当地人得到实惠，同时又不破坏生态？“勐海五书”计划，就是为此服务的，看似远水解不了近渴，但绕不过去，这对当地文化和自然的推介是实实在在的。

缺乏意识，或是出于忠诚，或是顽固而畏缩不前，从他们银行账户上的全部家当来看，他们相信明天。然而，生活在沙尘碗中的人的大多数——1930 年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二，在那艰难的十年中从未离开。”

并没有结束

美国气象学家将上世纪 30 年代的沙尘碗评为 20 世纪的头号气象事件，历史学家走过这片满目疮痍的大地时，感叹这是美国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环境灾难。“对美国土地的破坏没有哪一次比这次更大更持久。”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表示。

由美国宝塔制片公司制作的 14 集纪录片《当天气改变历史》中，第八集“黑色风暴事件”专门讲述了这场灾难。

而与这些历史视角和科学视角不同的是，本书从头至尾讲述的都是人的故事，或者说遭遇，这些故事的时间跨度从 1901 年到 1939 年，长达 40 年之久。

近 70 年后，伊根用几年的时间采访了十几个普通家族，他们中的亲历者已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他通过幸存者以及他们后代的讲述，把读者重新带入这段灾难史，将他们是怎么抱着希望来到这块土地、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之后又作了什么选择，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

作者还遍查了各种历史档案，包括法院档案、天气档案、报纸、书籍、日记，以及历史博物馆，并就干旱、社会生活、农业生活等详细信息采访了“无人之地历史博物馆”馆长。

当灾难发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些农民也有所变化，他们更加尊重土地，建立了土壤保护区，重植草皮，誓言绝不再重蹈覆辙，绝不再让自己所生活的大自然崩溃、孩童因呼吸疾病而丧命。沙尘暴事件还催生了美国的《土壤保护法》。在古老的沙尘碗的腹地，有了 3 个由林务局负责的国家草原……

但是，许多承诺仅仅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随着全球农产品时代的到来，在新一轮“点谷成金”的狂潮中，黑色尘暴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当年罗斯福命令种植下的 2.2 亿棵树，大多已经消失。

“高地平原从未完全从沙尘碗中恢复过来。”作者在“后记”中写道。65 年之后，一些土地仍然贫瘠、被风吹散。

荐书



《走出唯一真理观》，陈嘉映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5 月出版

在危机与纷争爆发的时代，哲学如何协助我们反思生活？“我们与其说需要共识，不如说需要学会与没有共识的人一起生存。”本书是学者陈嘉映选编自己于 2007—2018 年间所作演讲、访谈与评论结集，继《何为美好生活》后的新作。

陈嘉映认为，有不同的道，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我个人想要的是，认真思考，认真表述这些思考，召唤爱思考的人来一道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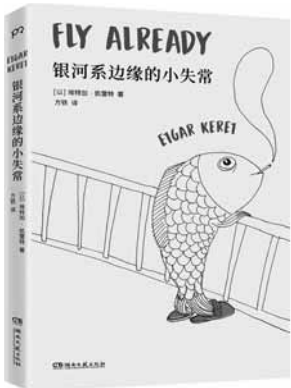


《译林世界名著讲义》，余英时著，译林出版社 2020 年 5 月出版

名著到底该怎么读？为什么读？由作家、南京大学教授余英时写的这本外国文学通识读本给出了答案。本书共 21 讲，所选名著包括《荷马史诗》《神曲》《堂吉珂德》《包法利夫人》《了不起的盖茨比》《麦田里的守望者》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每一讲的最后部分，作者简要梳理了名著作品的中译本出版小史，介绍了该名著被引介到中国的过程。如“神曲”译名受到日本学者、作家森鸥外的启发等。

余英时多年讲授《外国文学史》及《西方文学名著精读》课程，“意在通过引导学生亲炙西方经典，稍稍领略人类文化之精华”。他希望他的讲解不构成“遮蔽”或少数“遮蔽”，是挥开“烟幕”的最佳途径，鼓励读者自己去读名著，因为再好的导读也代替不了阅读名著本身。



《银河系边缘的小失常》，[以]埃特加·凯雷特著，方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5 月出版

短篇小说大师埃特加·凯雷特是以色列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品被译为 42 种语言，已有 50 多个故事被改编成电影。

他笔下的故事常常发生在奇异、灼热和欢腾的事物交会的十字路口。故事中的人物与之搏斗的，是父母和家庭、战争和游戏、烟酒和蛋糕、记忆和爱。这些故事从来不会抵达通常预期的结局，但总是能带给人惊喜、快乐和感动。作家阿摩司·奥兹评价说，埃特加·凯雷特的短篇小说凶猛、有趣，充满能量和洞见，同时常常深刻、悲剧而又非常感人。

本书是他的最新短篇小说集，荣获以色列最高文学奖萨皮尔奖等多项大奖。



《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纳》(全三卷) [英] 马丁·尼尔斯纳著，郝田虎、程英、李静译，江苏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4 月出版

这部荣获美国图书奖、社会主义评论图书奖的著作，让人们重新思考古典文明的古典性在哪里。

流行的观点是，希腊文明是来自北方、充满活力的说印欧语的族群或雅利安人征服高度发展但势力薄弱的土著居民的结果。但学者马丁·贝尔纳论证，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根本不知道这一“雅利安模式”。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政治制度、科学、哲学或宗教是原创的，而认为它们源自东方，尤其是埃及。

本书分为三卷，卷一《编造古希腊 1785—1985》集中讨论了 1785—1850 年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和种族主义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作出反应，北欧文明向其他大陆的拓展得到巩固；卷二《考古学和书面证据》的研究对象是希腊文明起源的两种历史模式；卷三《语言学证据》探讨了与古希腊雅利安模式说法相矛盾的语言学证据。

(喜平)

气候变暖、大气污染、土地荒漠化……如今，这些环境问题仍威胁着人类生存。在 6 月 5 日国际环境日到来之时，我们回顾历史上那些曾因人类破坏环境而引发的灾难，了解它们如何发生、身处其中的人又是何等艰难，以此提醒我们，不要再让历史重演。

当呼吸成为威胁

■本报记者 温新红

美国专栏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蒂莫西·伊根撰写的纪实著作《肮脏的三十年代：沙尘暴中的美国人》刚刚在国内出版，讲述的正是上世纪 30 年代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沙尘暴事件。本书于 2006 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书中介绍了沙尘暴的背景及产生原因，一战期间及之后，小麦价格上涨，刺激了美国国内的粮食生产，在这一需求下，美国政府推出了宅地法案，推动了美国西部的大开发，人们不计后果地翻耕大平原，剥光了那里千百年来固定土壤、抵御风蚀的植被。最终，前所未见的沙尘暴席卷美国西部，还波及了芝加哥甚至纽约。作者通过十几个家庭及其所在社区和地区的兴衰故事，将尘封往事揭开，再现了一段即将被亲历者带进坟墓的记忆。

他们的故事

“当生命中最简单的事——呼吸，都成为威胁。”86 岁的艾萨克·奥斯汀和他的八个兄弟姐妹是在地洞里长大的，他说没什么能与上世纪 30 年代那场黑色沙尘暴相提并论。

乌云般的沙尘翻滚着，升上 1 万多英尺的高空，像移动的山脉一样滚滚而来。周围一片漆黑，下午刚过一半，公鸡就打鸣了。“那时候，一连许多天伸手不见五指。”奥斯汀说。

牲口的眼睛瞎了，窒息而死。农民切开它们的肚子发现胃里全是细沙。马匹在风暴中狂奔。孩子们咳到呕吐，得的是“尘肺病”。

另一位亲历者珍妮·克拉克就得了这种

病。1935 年 4 月 14 日，史上最可怕的沙尘暴就发生在那一天，30 多万吨的大平原地表土在天空飞舞。此后几周，才 8 岁的珍妮·克拉克咳个不停。医生最终诊断她得了尘肺病。

最伤心的是珍妮的母亲。19 世纪以来，西部平原一直是“肺病患者”的天堂，因为这里有新鲜的空气。当年，珍妮的母亲就是因此来到了这里。没想到，她的女儿却在这里得了尘肺病。

经历过沙尘暴的人们不会忘记那些可怕的日子：沙尘像指甲锉一样，擦得人皮肤生疼；湿毛巾塞进门底下，门上贴着胶带，窗户上盖着湿床单和毯子，墙上的裂缝塞满了碎布和报纸；男人见面都不互相握手了，因为静电大得能把人击倒；医院推迟了手术，因为他们无法确保手术室的清洁；面粉厂不



①《肮脏的三十年代：沙尘暴中的美国人》，[美]蒂莫西·伊根著，龚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 年 4 月出版

②美国科罗拉多州南部的黑色星期天

③美国俄克拉何马州锡马龙县的废弃农场

得不减少开工时间，以免灰尘和谷物混在一起……

1 岁不到的孩子时常被油腻腻、黑漆漆的东西蒙了脸，嘴唇上满是泡沫和泥污，发着高烧，无法咽下瓶中的牛奶，反上来的是黑乎乎的呕吐物；产妇黑泽尔宫缩最厉害的时候，丈夫带着瘀伤、血流不止、满身尘土走进产房，他刚刚从黑暴雪中赶来；汽车抛锚，漫天风沙中步行求助的农民窒息而死……

最严重的時候，沙尘碗覆盖了一亿英亩土地，超过 25 万人因此背井离乡。然而，真正处于黑色沙尘暴中心地带的，还不是这些逃荒者，而是那些留守在西部深处的家庭。

作者说：“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些留守者的故事，这些人或是因为没钱，或是因为